

清史稿卷四二四

列传第二一一

吴振械 张亮基 毛鸿宾
张凯嵩

吴振械，字仲云，浙江钱塘人。嘉庆十九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道光二年，出为云南大理知府，历山东登州、沂州、济南，安徽凤阳知府，山东登莱青道，贵州粮储道，贵州按察使，山西、四川布政使。咸丰二年，擢云南巡抚。寻甸、东川回匪蠢动，粤匪由广西阑入开化、广南境，偕总督吴文熔先后遣将击平之。

四年，调陕西巡抚，未行，署云贵总督。贵州兴义、普安匪起，檄安义镇总兵金刚保等剿之。遵义亦被匪围，合滇、黔兵力，迭战获胜，擒匪首杨凤先于石阡葛庄司。五年秋，始抵陕西任。匪首陈通明受粤匪指挥，于潼关纠众谋响应，以计擒之，并获其党张顺、罗吉祥等置诸法，被诏嘉奖。盐课摊归地丁，数倍于昔，奏请改行招贩，先课后盐，民便之。未几，擢四川总督。

七年，调云贵总督。云南汉、回积仇，自中原兵事亟，协饷不至，回乱愈恣。团练跋扈，动相杀掠，省城戒严。前任总督恒春不能制，夫妇同缢，巡抚舒兴阿亦以病求去，惟布政使桑春荣困守危城。文宗知振械熟悉滇省情形，故以代之。命选川兵三千，携饷五万驰往，调前山东巡抚张亮基帮办军务以副之。振械至，先驻宣威，进次曲靖。疏言：“先剿后抚，势顺而易，不待智者而知。兵盛饷足，必应如是。前督臣林则徐剿永昌回匪，兵、练万余，本省有饷可筹，弥渡获

胜，匪旋受抚，其地只迤西一隅中之一隅。此次匪遍三迤，情形迥不相同，非数千之兵、十数万之饷所能蔽事。如率意径行，徒损国威，于事无补。臣初到滇，于汉、回两无嫌怨，惟凭藉兵威，结以恩信，有所申诉，处以公平。省城为根本重地，省回解散，此外渐次筹办，其负隅抗拒者，仍当力剿。匪势渐孤，较易得手。否则不自量度而急乘之，更无转圜地步，祸更烈矣。见在兵无可调，饷无可筹，宵旰焦劳，事非一省。臣为云南一省计，并当为天下全局计，岂容再有贻误，致令征调无休？故未言剿先言抚，有万不得已之苦衷，虽成败利钝难以逆料，舍此亦别无良策也。”

又奏：“在籍侍郎黄琮、御史窦墉、总兵周凤岐奉命团练，设总局于省城。周凤岐意见不合，引嫌不肯与闻。黄琮、窦墉联衔出示，专主痛剿，民间纷纷集练，回众疑忌日深。地方官苦心解散，汉民往往哄堂塞署，逼官杀回。故团练在他省为要务，在滇省竟为大患。黄琮等每言省团可得六十万人，无虞寇警。回匪初至城外，不及千人，团丁招之不来，来即奔溃。近日省练一万余人，月需饷数万，经费不敷。练头自行管带，不尽官派。回众有求抚之意，梗议者忽用练往剿，妄杀邀功，致可抚者终不能抚。黄琮、窦墉系特派人员，非臣力所能制，请旨定夺。臣已咨桑春荣严核守城之练，裁汰冗滥，以节糜费。练归官统，如不奉调派，自行出队，即按军法从事，庶一事权而免掣肘。”疏入，诏褫黄琮、窦墉职，许回民悔悟自新，其负固不服者，痛加剿办。汉民借团练为名肆行杀掠者，以军法从事。于是振械遣汉、回委员赴省城晓谕汉、回，解释猜嫌，分画所居街道，拨抵难民遗产，议定章程，遣散归业。先后剿平霫益回匪，歼咸宁土匪李广沅。

八年四月，抚局粗定，入驻省城，偕张亮基筹办迤西剿抚事宜。临安回匪攻府城，遣兵击走之，又败之于阿迷州，解河西县之围。是年冬，以病乞罢，因子春杰官雁平道，就养山西。同治元年，命会同巡抚英桂防河，寻命赴陕西会办军务。十年，卒，诏依例赐恤。

张亮基，字石卿，江苏铜山人。道光十四年举人。入贡为内阁中书。从大学士王鼎赴河南治河，督筑西坝。工竣，赐花翎，擢侍读。二十六年，出为云南临安知府，总督林则徐曾与共事河工，知其才，密荐可大用，调署永昌。边夷滋扰，亮基用土弁左大雄擒匪首，事乃定。超擢云南按察使，就迁布政使。三十年，擢云南巡抚，兼署云贵总督。粤匪渐炽，尝密疏论军事，文宗赴之。

咸丰二年，调湖南巡抚，在途闻贼围长沙，疏请驻守常德。诏趣进解省城之围，至则梯城而入，屡出队与城外援军夹击，贼解围去。破岳州，入湖北，汉阳、武昌相继陷，湖广总督徐广缙以罪罢，命亮基代之，规进剿。亮基疏言宜防贼回窜，意在专顾湖南，诏趣速进。

三年春，贼弃武汉东下，亮基抵湖北筹办收复抚恤事宜。通城、崇阳、嘉鱼、广济土匪起，平之。贼自下游分窜江西，亮基督师扼道士袱、黄石港，分兵赴援。秋，贼之分窜河南者，由罗山入湖北黄安、麻城境，水陆夹击，歼之。调山东巡抚，未行，江西贼由九江来犯，令道员徐丰玉御之于田家镇，战失利，丰玉阵亡，亮基坐降四级留任。时粤匪李开芳等犯畿辅，踞静海。亮基至山东，奉命扼德州，防其南逸。南路贼欲由淮、徐窥伺北犯为应援，令按察使厉恩官率兵驻宿迁之北以防之。四年，贼入山东境，亮其驰扼济宁，杜其北窜。寻陷郛城，扰范县、寿张、东平，绕出贼前截击，败之于临清黑家庄。既奏捷，帮办军务大臣胜保劾其取巧冒功，诏斥亮基欺罔，并追论初赴湖南不急趋长沙，及去湖北时但求自全，居心狡诈，褫职，遣戍军台。逾年，给事中毛鸿宾言临清之役，胜保妄劾，御史宗稷辰亦言亮基能任事，未尽其用，乃释回，发东河差遣，寻命往安徽随办军务。

七年，予五品顶戴，命赴云南帮办剿匪事宜。云南回匪方炽，团练横行省会，总督吴振械初至，驻曲靖，裁抑练勇，招抚回众。霭益回最悍，集众犯宣威，亮基督按察使徐之铭等率兵击走之。八年春，又败之于袁家屯，歼贼甚众，余党就抚，诏嘉之，授云南巡抚。既而振械乞罢，擢云贵总督，亮基荐徐之铭代为巡抚。临安回匪攻城，扰及阿迷，剿平之。九年，省回就抚后，踞碧鸡关，劫夺近郊，分剿乃

散。又剿平彝、安宁、缅宁、楚雄诸匪，武定、罗次、富民、禄丰、禄劝诸州县先后克复。然回、练互相猜忌，乱机时起。

徐之铭既为巡抚，贪纵险狠，与亮基阴不相能，时构煽其间。十年秋，回人掌教马德新、徐元吉、武生马现，率各属回民来省乞抚，住城外江右馆，亮基约之铭同诣抚谕。之铭阴嗾已散练丁拥至督署阻挠，谕之不可。杀通海知县雷焱于门，遂逼杀招抚委员绅士马椿龄、孙钧。亮基为所胁持，不敢入告，以病乞罢，命刘源灏代之。源灏久不至，亮基径迳去。十一年，至湖北，乃疏陈滇事，劾之铭不法。会布政使邓尔恒升任陕西巡抚，去滇，之铭嗾匪戕于路。于是罢源灏，以潘铎署总督，命亮基赴滇查办，督师剿匪。亮基疏请发部照募捐充饷，募勇千人然后行，与潘铎先后至四川，欲资其饷力、兵力。四川兵事未定，无以济之。林自清者，亮基之旧部，方署云南提督，与之铭及马如龙等皆不协，回人仇之。闻亮基在四川，擅率所部号万人入川求效用，阻之不听。诏亮基抚谕解散，而之铭嗾马如龙等声言拒亮基不使入境，相持久之。

同治元年，潘铎先抵任，请暂留之铭以毕抚局，遂改命亮基以总督衔署贵州巡抚。未几，之铭复阴嗾回众为变，铎被戕，而云南之乱愈亟矣。二年，亮基至贵州，黄号、白号、苗、教诸匪并炽，上下游遍地皆贼。亮基令总兵沈宏富等攻遵义螺蛳堰，破之，歼余匪于上稽场。令总兵刘义方等剿思南教匪，复普安、安南，又连破苗匪于桐梓鼎城及水城厅马龙腾，擒匪首何润科等于黔西，降万人。

三年，尚大坪匪犯省城，督沈宏富等战于郊，歼贼千计，复修文。总兵林自清、赵德昌克龙里，又复兴义，解清镇之围，收复定番、广顺、长寨诸城，破龙泉、湄潭黄、白号匪老巢，克滇西卫城。四年，克黔西石阡、永宁、荔波。贵州地瘠财匮，饥军索饷，时虞哗噪。亮基抚驭防剿，仅得粗安，而所部诸将多骄蹇，舆论不协，为侍读学士景其浚论劾。亮基乃劾总兵林自清、刘有勋，副将池有连等劫掠扣饷，不听调度，请严治。诏布政使严树森察奏，亮基复具疏自陈，言树森规避贵州，安坐邻省不亲至，于是亮基、树森并褫职。

十年，卒。湖南巡抚王文韶、贵州巡抚曾璧光先后请复原衔，各建专祠。光绪三十四年，湖南、贵州京官合词陈功德在民，追谥惠肃。

毛鸿宾，字翊云，山东历城人。道光十八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御史、给事中，数上封事论军务。咸丰三年，以尚书孙瑞珍荐，命回籍治团练。四年，劾帮办军务大臣胜保罪状，请严旨查办。五年，授湖北荆宜施道，调安襄郢荆道，历安徽按察使、江苏布政使。

十一年，署湖南巡抚，寻实授。疏言：“湖南地居僻远，向非富强，自前抚臣张亮基、骆秉章等于吏治民风实力讲求，用能削平寇盗，屹为上游重镇，用人之效，有明征矣。臣以为名将不过收战阵之功，得贤督抚，斯能造封疆之福。如左宗棠识略过人，其才力不在曾国藩、胡林翼之下，今但使之带勇，殊不足以尽其长，倘畀以封疆重任，必能保境安民，兼顾大局。前任云贵总督张亮基，果决有为，云南壤接边陲，饷糈不给，汉、回仇衅相寻，即令经营尽善，亦仅有益一隅，似不若任以要地，俾展所长。但使东南日有转机，则云、贵游氛无难迅扫，此轻重之机宜审者也。”时湘军所至有功，各省多往召募，鸿宾疏陈招勇流弊，请慎选将领以收实效，并被嘉纳。石达开窜湖北，鸿宾遣知府席宝田、副将周达武、总兵赵福元分路进击，解会同、黔阳之围。

同治元年，进复来凤，贵州提督田兴恕兼署巡抚，军报不实，信用左右，鸿宾疏劾之。遣兵越境剿贵州窜匪，复天柱县城。又剿铜仁张家寨，匪首萧文魁率众降，克大小青两堡。江蓝厅同知椿龄指团绅为土匪，鸿宾廉知椿龄有酷刑逼借事，劾罢之。椿龄京控，诟鸿宾借贷不遂，鸿宾自请查办，下总督官文瀚讯，得白。擢两广总督。英德土匪起，令按察使张运兰剿平之。偕巡抚郭嵩焘奏定变通缉捕章程，获大盗者予优擢，允之。

三年，江南既复，浙、赣余氛未靖。鸿宾疏言：“江西南路之防犹

有未备，闽、粤交界均无防兵，虑贼上窜，以粤东为尾间。江西当四冲之地，宜合数省兵力，乘大胜余威，聚而歼之。已咨曾国藩调拨劲旅，绕越南郡、石城一带，扼贼南窜之路，臣派一军于闽、粤交界会同进剿。并请敕曾国藩严守南赣、俾毋窜越。”四年，坐前在湖南，道员胡镛请咨引见，缴回咨文，委署道缺，降一级调用，回籍。

七年，卒。宣统初，山东巡抚袁树勋疏陈鸿宾功绩，复原官，祀乡贤祠。

张凯嵩，字云卿，湖北江夏人。道光二十五年进士，广西即用知县，历宣化、怀集、临桂知县。李星沅、劳崇光并荐其能，咸丰五年，擢庆远知府。剿平土匪王得胜等，擢左江道，调署右江道。庆远失守，革职留任。八年，偕按察使蒋益澧破贼，克庆远，复原官。署按察使，寻实授，迁布政使。

同治元年，巡抚刘长佑赴浔州筹剿抚，留凯嵩经画后路。荔浦张皋友陷阳朔，遣兵败贼于鹧鸪岩，复其城，就擢巡抚。诸匪中黄鼎凤、张皋友最猖獗，分陷贵县、阳朔，麋集大鹿滩、马瀚，檄总兵李明惠、提督江忠义行剿马瀚，进规贵县，破之于桂岭，歼擒贼首张皋友、陈土养。二年，檄布政使刘坤一攻黄鼎凤于登龙桥。贼走覃塘，进围之。信都贼陈金刚等来援，道员蒋泽春逆击败之，进克容县，坤一克覃塘。

三年，克天平寨，擒黄鼎凤。贵县平，加头品顶戴。疏陈左右江积匪未清，议三路进兵，以刘坤一统七营留防浔州，易元泰统十一营由宾州、迁江达思恩。李士恩水陆八营由横州达南宁，节节进剿。四年，坤一攻克大庙、江口、平壤，斩贼首梁安邦，南宁河道始通。元泰剿上林，平之。坤一擢江西巡抚去，以同知刘培一代领其军，将亲赴南宁督战，会伪康王汪海洋窜粤，将入广西，诏凯嵩驻防浔州。五年，凯嵩至南宁，进攻山泽，督诸军穴地轰城，夺山入，禽伪平章苏仲熙等。孙仁广单骑走旺陇，追斩之。山泽为贼所踞十余年，至此悉平。

六年，擢云贵总督。自潘铎被戕，滇事益纷。行至巴东，称病，三疏请罢，坐规避，褫职。光绪六年，以五品京堂起用，授通政使参议，迁内阁侍读学士，署顺天府尹，授贵州巡抚。十年，调云南。请于省城设开采五金总局，以兴矿利，偕内阁学士周德润勘越南界务。十二年，卒于官。广西巡抚李秉衡疏陈凯嵩政绩，请建专祠，广西京官论其不当，罢之。子仲炘，光绪三年进士，由翰林御史官至通政司参议，敢言有声。

论曰：云南地居边远，回、汉积仇，中原多故之秋，几为王灵所不及。吴振棫兼筹剿抚，实体中朝措置之难。张亮基才足有为，误用徐之铭，受其排挤，遂至不可收拾。自潘铎被戕之后，无人敢任其艰危。毛鸿宾疏言内地寇平，边方自靖，诚为确论。张凯嵩因规避黜，后仍以旧劳起用，朝廷固鉴其情已。

清史稿卷四二五

列传第二一二

李德 吴棠 英翰 刘蓉
乔松年 钱鼎铭 吴元炳

李德，字惠人，陕西华阴人。道光二年进士，直隶即用知县，补抚宁，调青县，举卓异，历沧州，深州，擢大名知府。调保定，擢大顺广道，迁按察使。二十一年，擢顺天府尹。二十三年，南河决，命偕侍郎成刚驰往督工。二十六年，出为江苏布政使，以病归。三十年，起授甘肃布政使。

咸丰元年，擢河南巡抚。长芦盐政疲敝，言官请变通悬岸，德偕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议改直、豫悬岸，分别官办、商贩。二年，调山东。粤匪由武昌东下趋江宁，德遣精兵二千驰援，亲赴兖、沂、曹诸府察形势，分兵扼隘防守。履行河堤，令黄河渡船悉归曹县刘家口、单县董家口，断他口私渡。檄候补道庆凯等驻兵要隘，搜捕捻匪。

三年，江宁陷，徐州捻、枭诸匪蜂起，德再赴兖、沂、曹诸府督防。未几，扬州陷，德令防军分三路，游击王凤祥等驻郯县红花埠为东南路，总兵百胜等驻峄县韩庄闸及阴平为中路，总兵三星保巡刘家、董家二口，遏贼北窜，为西南路。德驻宿迁迤北，与百胜等犄角。四月，贼自浦口北窜安徽，陷滁州，逼凤阳临淮关。德进驻宿迁，虑徐州守兵弱，请移山西、陕西、绥远诸路援兵策应。五月，贼自亳州经米家集窜河南，陷归德，扰刘家口。德命防军进击，民团继之，毁北岸船，贼不得渡。有由曹河驶入者，乘半渡击沉之，贼败退。寻自

河南汜水北渡温县，西路告警，德自曹州分兵驰援，督师继之。比贼围怀庆，德会诸军力战，解其围。擒匪扰归德境，毗连曹、单，德留陕、甘兵九百会剿，自引师回防东路。

自粤匪起，所至各行省皆瓦解，疆吏能御贼不使入境且出境剿贼者，惟德一人。文宗深嘉之，屡欲擢任总督，以山东为畿辅屏蔽，倚德为重，故未果。寻卒于官，优诏悼惜，赠总督、太子少保，谥恭毅。子启，诏署湖南桂阳州，殉难，赠道衔。

吴棠，字仲宣，安徽盱眙人。道光十五年举人，大挑知县，分南河，补桃源。调清河，署邳州。山东擒匪入境，率团勇击走之，还清河。咸丰三年，粤匪陷扬州，时图北窜。棠招集乡勇，分设七十二局，合数万人，联络邻近十余县，合力防御，有声江、淮间。丁母忧，士民攀留，河道总督杨以增疏请令治丧百日后，仍署清河。太常寺少卿王茂荫疏荐，诏询以增，亦以治绩上，特命以同知直隶州即补，赐花翎。六年，丁父忧，仍留江苏，以剿匪功，累擢以道员即补。

十年，补淮徐道，命帮办江北团练。皖北擒匪出入，以徐、宿为孔道，山东土匪时相勾结，一岁数扰，棠督军屡击走之。十一年，擢江宁布政使，署漕运总督，督办江北粮台，辖江北镇、道以下，令总兵龚耀伦等破贼于阜宁、山阳，解安东围。漕督旧驻淮安府城，棠以清江浦地当冲要，筑土城驻之。擒匪大举来扑，督军力战击退，贼踞众兴集相持，令骁将陈国瑞进攻，战十日，大破之，贼遁泗州。督属县筑圩寨，坚壁清野，收抚海州、赣榆土匪，先后遣将击擒匪，擒李麻子于曹八集，斩何申元于洞里庄，歼卜里于半截楼，又破山东幅匪于郟城徐家圩、镒阳集、长城等处。

二年，实授漕运总督。令陈国瑞进剿沂州，迭歼渠魁，国瑞遂隶僧格林沁军。苗沛霖叛陷寿州，棠令总兵姚庆武、黄开榜水陆赴援。疏言：“欲拯临淮之急，必须一军由宿、蒙直捣怀远，使苗逆急于回顾，临淮始可保全。削平之策。尤须数道进兵，方能制其死命。”又密陈：“皖北隐患，淮北盐务疲敝，悉由李世忠盘剥把持，其勇队在

怀、寿一方盘踞六年，焚掠甚于盗贼。苗平而淮北粗安，李存而淮南仍困，请早为之计。”诏下僧格林沁等筹办。

三年，加头品顶戴，署江苏迎抚。四年，调署两广总督。棠疏陈：“江境尚未全平，请收回成命，专办清淮防剿。”诏嘉其不避难就易，仍留漕督任。军事初定，即筹复河运。署两江总督，未几，回任。五年，调闽浙总督。

六年，调四川总督。时蜀中军事久定，养兵尚多，而协济秦、陇、滇、黔，岁饷不贍。棠令道员唐炯剿贵州龙井苗匪，复麻哈州。道员张文玉等克黄平州，疏请遣周达武一军入黔助剿，即调达武贵州提督。饷仍由四川任之。平苗之役，赖其力焉。

八年，云贵总督刘岳昭劾棠赴川时仆从需索属员馈送，言官亦劾道员钟峻等包揽招摇，命湖广总督李鸿章往按。鸿章覆奏：“川省习尚钻营，棠遇事整顿，猾吏造言腾谤。”诏责棠力加整饬，勿稍瞻顾，斥岳昭率奏失实，惟坐失察钟峻等薄谴。十年，署成都将军，奏拨捐输银二十万两赈饥民。十三年，云南、贵州军事先后肃清，以协饷功被优叙。灌县山匪作乱，令提督李有恒剿平之，斩其渠余其隆。疏言：“部章新班遇缺先人员补官较易，服官川省者，报捐不惜重利借贷，其中即有可用之才，夙累既重，心有所分，官债虽清，民生必困。请敕部另议变通，俾试用甄别年满、历练较久诸员，得有叙补之期，实于吏治有益。”

光绪元年，剿叙永厅匪及雷波叛蛮，平之。以病乞罢。二年，卒，诏优恤，谥勤惠。

英翰，字西林，萨尔图氏，满洲正红旗人。道光二十九年举人。咸丰四年，拣发安徽，以知县用。九年，署合肥。粤匪扰皖北，督乡团击败之。又破贼华子冈、小河湾，擢同知。十一年，署宿州。

同治元年，捻匪来犯，英翰偕总兵田在田克高黄山寨，进破湖沟，擢知府，赐花翎。二年，捻首张洛行为僧格林沁大军所败，回老巢，英翰击败之于青疿。会攻克雒河集，英翰授策降人。擒洛行送

僧格林沁大营诛之，授颍州知府。巡抚唐训方及袁甲三交章荐英翰沈勇有谋，剿浍北匪圩功多。苗沛霖复叛，叛蒙城、寿州，英翰督兵攻克蒙城附近贼圩，又击败沛霖所遣攻寿州兵。会总兵姚广武破韩村贼寨，攻狼山，贼弃垒遁，蒙城粮道始通。署庐凤道，擢按察使。复督兵援蒙城，攻蔡家圩，断贼粮道，遣参将程文炳等四出截击，夷贼垒数十。僧格林沁、富明阿诸军先后至，大破贼，沛霖就歼，附沛霖诸圩尽克，赐号格洪额巴图鲁。

三年，粤匪合捻匪由陕南窜湖北，将遥为江宁声援，其锋甚锐。僧格林沁调英翰赴援，贼方围麻城，袭破柏子塔贼屯，贼渠陈得才等自白皋走阎家河，英翰督军迎战，破之。寻以请奖冒滥，夺勇号，降五级留任。贼自松子关窜皖境，巡抚乔松年奏调英翰回援，克金家寨。贼窜六安、青山，会诸军击走之。群贼麇聚英山、霍山，连破之于乐儿岭、土门、黑石渡。时江宁已下，僧格林沁大军进逼，贼皆携贰，陈得才仰药死。马融和有众数万，英翰令郭宝招致之。贼首蓝成春亦降，余小头目纷纷求抚。僧格林沁以成春乃粤中老贼，斩之以徇。未至者遂散走，而张总愚、牛洛江、任柱、赖文光等勾结复炽。论功，英翰复赐号铿僧额巴图鲁，擢安徽布政使。

四年，捻匪自河南窜山东，僧格林沁战歿，遂大举犯安徽，覬复踞蒙、宿旧巢，英翰屯雒河集，为贼所围。道员史念祖佐英翰且战且守，凡四十五日，援军至，突围夹击，大破之，贼乃解围引去，晋号达春巴图鲁。五年，就擢巡抚。前抚乔松年调陕西，剿西捻张总愚，以皖军郭宝昌从行，其饷仍由英翰筹供。东捻由固始犯皖境，皖军扼之，复窜麻城，英翰率军防六安。六年，贼复由楚、豫入山东，方议就运河筑长围圈贼，英翰分拨皖军，令黄秉钧扼宿迁，张得胜扼猫儿窝滩，程文炳以骑兵备游击，余承先率水师由洪湖入运河，捻势渐蹙。英翰丁父忧，予假一月治丧，改署任。是年冬，捻首任柱为淮军所歼，余党散扑运河，皖军截击，收降数千人，赖文光走扬州就擒，东捻平。论功，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。

再疏请终制，报可，而西捻渡河北犯。七年春，畿辅戒严，英翰

率军驰援，命驻河南。英翰奏以所部交河南巡抚李鹤年调遣，请回旗守制，诏慰留之。遂会诸军围贼于运河东，擒众聚歼，加太子少保，辞，不许。八年回旗营葬，请留京，予假两月，期满仍回任。十年，于亳州捕叛擒宋景诗，诛之。

十三年，擢两广总督。粤匪悍酋杨辅清败逸后，犹潜匿福建晋江，令降将马融和等往捕，至是始就擒，奏请诛之。光绪元年，入觐，晋二等轻车都尉世职。广东闹姓奉旨严禁，英翰奏请弛禁助饷，又因随员招摇，为广州将军长善等所劾，召还京，被议，褫职。未几，命还世职，以二品顶戴署乌鲁木齐都统。二年，实授。寻卒，赠太子太保，复勇号，赐恤，谥果敏。安徽省城及凤阳、寿州、宿州、阜阳、蒙城、涡阳并立专祠，赐其母银二千两，人参六两，无嗣，弟英寿袭世职。

刘蓉，字霞仙，湖南湘乡人。诸生。少有志节，与曾国藩、罗泽南讲学。军事起，佐泽南治团练。咸丰四年，从国藩军中，既克武昌，转战江西。五年，泽南由江西回援湖北，蓉从之，领左营。弟蕃，战歿于蒲圻，蓉送其丧归，遂辞军事。寻丁父忧，胡林翼奏征之，不出。十一年，骆秉章督师四川，聘参军事，疏荐其才，诏以知府加三品顶戴，署四川布政使，寻实授。秉章于军事吏治，悉倚蓉赞助，亦时出视师，蓝、李诸匪以次削平。事详秉章传。

同治元年，石达开由滇、黔边境入四川。预调诸军罗布以待，秉章令蓉赴前敌督战，达开不得逞，徘徊于土司地，穷蹙就擒。蓉亲往受俘，槛送成都诛之，被旨嘉奖。时粤、捻诸匪蓝成春、陈得才等窜扰陕南，踞汉中、城固等城，川匪余孽亦入陕蔓延，势方炽。多隆阿督师关中，注重北路回匪，于南路未能兼顾。官文疏荐蓉堪当一面，于是命蓉督办陕南军务，擢陕西巡抚。秉璋分兵四千授蓉，总兵萧庆高、何胜必两军先赴援，亦隶之。又遣将赴湖南增募万人，蓉于十月进屯广元。

三年春，汉中粤、捻诸匪因江宁被围急，促其回援，遂自退，趋

湖北。蓉入汉中部署屯防，清余匪。多隆阿围盘屋久未下，闻蓉将至，督攻益急，克之，而多隆阿受重伤。三月，蓉抵省城，多隆阿寻卒于军，其所部雷正綰、陶茂林诸军剿西路回匪，入甘肃，穆图善一军议令赴援湖北。五月，川匪合粤、捻由镇安、孝义突犯省城，蓉集诸军击之于鄂、盘屋之间，寻偕穆图善会击于郿县，贼西走略阳，入甘肃，陷阶州，令何胜必等会川军周达武攻之。

四年，克阶州，川匪余孽悉平。雷正綰军哗变，其部将胡士贵率兵回扰泾州，蓉遣军扼隘，散其胁从，诛士贵。会编修蔡寿祺疏劾恭亲王奕訢，牵及蓉，指为夤缘，诏诘蓉令自陈。蓉奏辨，自言荐举本末，并讦寿祺前在四川招摇，擅募兵勇，为蓉所阻，挟嫌构陷。复为内阁侍读学士陈廷经所劾，命大学士瑞常、尚书罗惇衍按究，坐漏泄密摺，降调革任。陕甘总督杨岳斌疏言陕西士民为诉枉乞留，诏蓉仍署巡抚。

五年，奏荐贤能牧令龚衡龄等，请予升阶，下部议驳。蓉疏言：“近来登进之途，多出于从军，而究心民瘼者，仍潦倒于下吏。陕西疮痍未起，急应旌举贤能以为之劝。”上特允之。先是，蓉任凤邵道黄辅辰经理回民叛产，设法垦治，岁获谷数百万斛，成效甚著，因奏：“陕西兵后荒芜，以招徕开垦为急务，应视兵灾轻重，荒地多少，以招垦成数为州官吏劝惩。”报可。寻以病乞开缺，上允其请，以乔松年代之，仍留陕西治军。捻匪张总愚入陕，逼省城，蓉与松年议不合，所部楚军三十营，统将无专主，士无战心，屯灞桥，为贼所乘，大溃。诏斥蓉贻误，夺职回籍。十二年，卒。湖南巡抚王文韶疏闻，命复官，陕西请祀名宦祠。

乔松年，字鹤齐，山西徐沟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授工部主事，再迁郎中。咸丰三年，以知府发江苏，除松江，调苏州。会匪刘丽川据上海，省城潮勇潜与通，松年侦知之，白上官诛其为首者，丁父忧，总督怡良奏留，从克上海，授常镇通海道，擢道员赐花翎。六年，从怡良驻常州，署两淮盐运使。

八年，丁本生父忧，总督何桂清复奏留。九年，授两淮盐运使，兼办江北粮台。十年，奏劾南河河道总督庚长擅提淮北存盐变价充饷，又截留山西解江北粮台饷银，复劾庚长在清江闻警犹演剧设宴，迨寇急，仓皇退守。命侍郎文俊往按得实，庚长褫职逮问。又疏论用勇不如用兵，请发京师护军营暨北五省绿营赴江北防剿。英吉利、法兰西兵入犯，京师戒严，松年请赴畿辅督兵御敌，谕止之。十一年，设江南北两粮台，仍命松年办理，叙劳，以按察使记名。

同治二年，擢江宁布政使，仍留办粮台，擢安徽巡抚。三年，抵任，驻防临淮。时苗匪已平，李世忠亦解兵柄，擒匪窜河南、湖北。松年增募勇千人，就颍、宿间设防，奏请雉河集地处交冲，当建县设官，从之。又奏苗沛霖余党自非积恶，请予宽贷。李世忠散遣勇丁，恐流为盗，饬州县整顿捕务，粤、捻诸匪自湖北麻城、罗田东窜入皖境，松年移军寿州，急调英翰自湖北回援，令朱淮森屯正阳关，蒋凝学迎击英山，克金家寨。英翰等败贼于陶家河、黑石渡，僧格林沁大军追至合击，诸贼穷蹙，纷纷乞降，先后凡十余万。贼首陈得才后至，为蒋凝学击败，服毒死，获其尸。上饬英翰等移军进剿，松年请留英翰防皖境，郭宝昌援河南，蒋凝学赴湖北。

四年，僧格林沁战歿，上命曾国藩督师山东。松年奏：“国藩久治军务，气体较逊于前，李鸿章才识亚于国藩，而年力正强，如以代国藩督师山东，必能迅奏荡平。”疏上，报闻。时擒匪大举犯皖北，围英翰于雉河集，国藩遣援军至，乃击走之。

五年，调陕西巡抚，前任巡抚刘蓉奉命留陕办理军务。时擒匪张总愚窜入陕境，松年初至，与蓉意见不合，奏劾蓉军政隳坏，留陕无益，蓉亦劾松年掣肘，贪利徇私。十二月，贼逼省城，蓉军溃于灞桥。

六年正月，提督刘松山援军至，破贼雨花寨，连战皆捷，省城始安。迭奏请师，鲍超军援陕迄不至，皖军郭宝昌应调来援，偕刘松转战泾、渭之间，屡捷。总愚窥同州，欲渡河，未得逞，趋陕北。六月，总督左宗棠至陕，军事始有统辖。松山、宝昌等连破贼于北路，至

冬，总愚由垣曲渡河，循太行东趋，松山、宝昌尾追。七年春，宗棠率师入屯畿辅，陕西自捻匪出境，西路回氛仍未靖，松年以病乞假归。九年，病痊，授仓场侍郎。

十年，授河东河道总督。奏言：“今日言治河，不外两策：一则堵铜瓦厢决口，复归清江浦故道；一则就黄水见到处筑堤束之，俾不至横流，至利津入海，权衡轻重，以就东境筑堤束黄为顺水之性，事半功倍。前数年大溜全趋张秋，后又决胡堰、洪川口、霍家桥、新兴屯诸地，黄流穿运，节节梗阻。惟有尽堵旁泄之路，自张秋西南，沙河迤北，就旧堤修补，为黄河北堤。又自张志门起，至沈家口、马家口、马山头、筑新堤一百八十余里，为黄河南堤。俾仍全趋张秋，借以济运。”下廷臣议行。十三年，奏请裁东河总督，以巡抚兼领河工，下部议，格不行。光绪元年，卒，谥勤恪。

钱鼎铭，字调甫，江苏太仓人。父宝琛，湖北巡抚。鼎铭，道光二十六年举人，从宝琛治团练。会匪刘丽川据上海，青浦周立春起应之，陷嘉定，鼎铭与嘉定举人吴林募勇从官军复其城，授赣榆训导。入赘为户部主事，丁父忧归。江南大营再溃，诸郡县沦陷，巡抚薛焕退保上海一隅。曾国藩既克安庆，团练大臣庞钟璐等议乞援，道路梗阻。鼎铭奋然请行，乘洋商轮船溯江上，至安庆谒国藩，陈吴中百姓阽危，上海中外互市，榷税所入，足运兵数万，不宜弃之资贼。策画数千言，继以痛哭，国藩遂决策济师。时薛遣将至湖商募勇万二千，国藩知所募皆各军汰遗，不可用，令鼎铭往解散。遇诸汉口，鼎铭简留精壮九百人，余悉罢归，无哗者，还上海，筹饷十八万，租船五，复率赴安庆迎师。于是国藩奏令延建邵道李鸿章率淮勇五千人赴之。

同治元年三月，至上海，鸿章寻署江苏巡抚，奏请以鼎铭参军事，多所赞画。积功，擢道员，赐花翎，加布政使衔。五年，鸿章代国藩督师剿捻匪，令鼎铭驻清江浦，主转运粮饷军仗，讫捻匪灭，始终无纡误。鸿章与漕运总督张之万累疏荐。国藩移督直隶，奏调以从。

八年，授大顺广道，就迁按察使，又迁布政使。十年，擢河南巡抚。十一年，擒匪余孽蠢动，鼎铭令总兵崔廷桂剿平之。用直接练军制，就河南三镇额兵，简其精壮，抽练马步各三营，重其额饷，择驻冲要地训练，期年成军。修水利，凿贾鲁河故道，南自周家口，北至朱仙镇，又西北至郑州京水寨，疏积沙，补残堤，俾上游无水涝，下游通舟楫。复浚勺金河、丈八沟、余济河、永丰渠以资灌溉。令诸州县劝民按亩出谷，就乡分仓，择公正绅耆董其事，毋假手胥吏，通省积谷九十余万石，提督张曜一军出关剿回，全军饷由河南供给无缺。光绪元年，卒，赐恤，谥敏肃。

吴元炳，字子建，河南固始人。咸丰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从团练大臣毛昶熙回籍治团练，从解固始围，击退息县窜匪，擒擒首陈得一。十一年，汝宁擒首陈大喜窜居霍庄寨，元炳偕道员张曜攻克之。同治元年，巡抚严树森奏：“元炳骁捷善战，所向有功，军中最得力，请散馆后仍令回河南。”命免散馆授检讨，仍留河南委用。大喜负固平舆，其党踞李旗屯，元炳偕张曜先平伊庄、陈庄、刘楼贼垒，乘胜下李旗屯，进攻杨楼，破之。旋克平舆，歼擒首张凤林。二年，克张冈贼巢，汝南肃清，擢侍讲。寻攻息县鲍家寨，克之。三年，拔谭家圩，附近贼寨，次第削平。丁母忧，回籍，巡抚张之万奏起赴军。四年，以汝、光诸地稍定，请终制，允之。六年，补原官。

九年，超擢侍讲学士，十年，命署湖南布政使。十二年，擢湖北巡抚，调安徽，再调江苏。光绪二年，疏陈：“银捐新例，新班遇缺先及遇缺两项，得缺最速，流弊亦多，于政体大有关系，不可不严防其弊。请明定章程，变通办理。”下部议行。山东、安徽比岁饥民流及淮、扬，元炳截漕抚恤，并疏高宝河、盐运河，以工代赈。署两江总督者三，兼署江苏学政者一。七年，丁本生母忧，去官。十年，入觐，命察山东河工、海防，授漕运总督。十一年，调安徽巡抚。十二年，卒，赐恤。河南巡抚倪文蔚疏陈元炳战功，遗爱在民，请于汝宁建专祠。

论曰：李德守山东，吴棠保江淮，当时皆负时望，英翰剿捻，战绩最多，及任皖疆，甚得民心。刘蓉抱负非常，佐骆秉章平蜀，优于谋略而短于专将，治陕不竟其功。乔松年在皖倚用英翰而奏绩，在陕不能与刘蓉和衷，徒促债事。钱鼎铭慷慨乞师，为平吴之引导，治豫亦有声。吴元炳以词林事军旅，其际遇特异焉。